

南宮夢醒

中國文联出版社



六指集雄

南宮夢醒

中國文聯出版社



六指集雄

(京)新登字172号

六 指 泉 雄

南官梦醒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737×1092毫米 32开本 13.125印张 2页 293千字

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400册

*

ISBN 7-5059-1881-8/I·1310 定价: 6.95元

目 次

第 一 章	“千手佛”残骨成令	(1)
第 二 章	“四魔头”舍命救孤	(17)
第 三 章	酒楼之上琵琶声声	(32)
第 四 章	好喝易醉 逢赌必输	(47)
第 五 章	金银钱庄	(58)
第 六 章	英雄客栈	(74)
第 七 章	清水塘边惑歌女	(89)
第 八 章	牡丹城外遇神医	(105)
第 九 章	仙草生何处	(119)
第 十 章	宝刀属丽人	(133)
第 十 一 章	迷魂术迷魂生疑窦	(149)
第 十 二 章	屠龙刀屠龙取仙莲	(165)
第 十 三 章	火焰山遭劫	(187)
第 十 四 章	莫高窟遇“鬼”	(202)
第 十 五 章	洞中十日	(217)
第 十 六 章	冷面杀手	(235)
第 十 七 章	情人的恨	(253)
第 十 八 章	仇人的泪	(274)
第 十 九 章	西海公子	(297)
第 二 十 章	毒瘟婆婆	(313)

第二十一章	唐门碧玉丹.....	(327)
第二十二章	冤家路窄.....	(338)
第二十三章	是敌是友.....	(356)
第二十四章	谁胜谁输.....	(375)
第二十五章	华山老祖.....	(399)

第一章 “千手佛”残骨成令

月黑风高，大雪漫天飞舞。

华山。

为什么叫华山？

华山雄奇险峻，共有五峰：东峰、西峰、南峰、北峰、中峰。五峰笔立，高出云表，远远望去，似人之手，五指微张，更象五朵莲花的花瓣，初绽欲开。

故名华（花）山。

常言道：“自古华山一条道。”

你如果攀过华山，你当然记得这些地方？

“千尺幢”。

——扶摇直上，苔绿阶滑，陡峭逶迤，不知深远。仅一条铁链供手攀拉，天开一线，似有若无。人行之上，屈膝爬行。你会忍不住仰天质问：岂只千尺！

“回心石”。

——三个大字，鲜红如血。回心洞插天壁立。人登华山，到此处尚可回头，可谓“犹未晚也”。过了回心洞，就错过了这唯一的机会；因为你一旦入洞，踏上那二百七十四级陡滑窄险的台阶，再想回头，便成妄想。

钻出洞口，你会惊叹这出口竟如此圆若盘孟。

这便是“古梅天井”。

过了“千尺幢”，便是“百尺峡”。

“百尺峡”的铁索，是救命索。没有人可以不攀住铁索，而能经过这里。

这时候，你会想起唐代大诗人杜工部。杜诗有句：

“只有天在山，更无山与齐。”

不。现在你想到的不应是这一句。而应该是：

“车箱入谷无多路”。

因为，“百尺峡”过后，便是“车箱谷”。

著名的天险“老君犁沟”，几百丈刀削斧劈般的绝壁上，半腰之间，一根铁索挂一巨大铁犁，传说太上老君所用开拓华山之犁。

“猢猻愁”。群峰如剑，天绝地险。

“苍龙岭”。形同鱼脊，陡滑光润，无处手攀，无处脚抵。

“擦耳崖”。一条石凿小道，阔不及尺，下临绝壑，深不可测。行人至此，缓扶壁过，耳可触石。

“阎王碓”。华山绝险之地，行人视为生死关头。

“通天门”。杜诗有句：“箭指通天有一门”。

“鹞子翻身”。

“仰天池”。

“太华绝顶”。

.....

华山南峰，是五峰中最高的山峰。峰顶的“仰天池”，终年不涸。从这里俯瞰秦岭，远眺太白、太华、终南诸山，才真是“一览众山小”。

“高处不胜寒”。

“仰天池”水，在这寒冷的雪夜里，反显出了温热，有雾蒙蒙的水汽，腾腾上升。

池边有几处建筑，远近不等，散散落落。

有“十方院”、“雪台观”、“老君庙”、“群仙庙”等。

这里，是华山派的本营。

虽然无月，但有白雪。天地间还是泛出银光。

“雪台观”中，正房廊下，一条木几，一只蒲团，一个火盆。木几上酒壶酒盏，菜盘菜碟，冒着香气。

端坐在蒲团之上，自斟自饮的这个红脸大汉，赫然正是华山派掌门人，江湖上人称“千手佛”的大侠侯玉坤。

“千手佛”的名头，几乎已经可以和武当山一清道长、少林寺铁心大师这些正值盛年的武林英雄相匹齐。在某一方面，“千手佛”的声誉甚至要超过他们——那就是他的谦逊、淡泊、不慕权势、不畏强暴的品德。

所以，自从十年前华山派开山祖师爷“华山老祖”为了要潜心研创一种无敌天下的武功，从掌门的位置上退隐，长期封关自修，而把掌门的位置交到这个大弟子手中，十年来，华山派确实是稳稳当当、扎扎实实地发展了。内部安定，在外的威望也日渐升高。

此时夜已深。

独自饮酒赏雪的侯大侠，却和白日那种衣冠齐整、气宇轩昂、指挥若定的气度不大相同。寒风吹乱了发鬓，酒气染红了眼睛，本来颇具神采的面庞，因了太多倦色和疲惫，使人看上去有一种萧索和落寞。

一阵急风吹来，扑开了他身后紧闭的房门。

他急忙轻手轻脚地重把房门拉上，挤紧，还贴在门上听了听屋里的动静。目光中是一片深情和关切。

没有动静。

这才放心地重新落座，端起了酒杯。

小儿子正睡在里边。

夫人早逝，侯大侠不再议娶，自己抚养着幼小的儿子，又当父亲，又当母亲。

苦命的孩儿。

又饮下一杯酒，不觉喟叹一声，眼角有了湿意。

这时，厨房的老王又端来两样小菜。默默地为他放在几上。

侯大侠说：“老王，快去休息吧，不要弄了。”

老王说：“还有一个汤。就好了。”

老王又说：“掌门人——”

侯大侠止住了他：

“我说过，在家里，不要这么叫我。”

“是。玉坤，按说我是个下人，不该多言——”

侯大侠又止住了他：

“你今天是故意惹我生气，还是怎的？你跟我几十年，什么时候成了下人？”

“是，是。今天也不知怎么了，净说错话。我这心里挺乱。总想提醒您一声。我这几十年，心神不定，心慌意乱的时候不多，可每次都是凶兆。我知道不该在您喝酒赏雪的时候说这种丧气话，可也不知道怎么了……”

出乎意料，侯大侠却没有怪他。

只是面沉如水，遥望飞雪狂舞的夜空，沉吟不语。

老王见状，悄悄退了下去。

老王离去，侯大侠似全不知觉。

他是被老王的几句话勾起了疑团：

——有消息说，华山近几日来了好几位客人，因为蒙了头脸，不知道是什么人。但显然是很重要的客人。他的五位师兄弟——被华山老祖任命为“五大护法”的，逐个去山下迎接。客人到了山上，便均被引到了老祖封关自修的华山东峰，棋亭洞内。

但他这个一派掌门人，竟全不知情。

——华山老祖封关之前，把掌门人之位给了侯玉坤，可能是为了避免其他五位师兄弟心生不满，遂命他们五人为老祖的“五大护法”。“五大护法”名义上不如掌门人响亮，但却因日夜陪伴老祖身侧、传达老祖的意图而地位显要，很多的时候，侯掌门有紧急事物想见老祖，均被五护法以“老祖正在运功，不能打扰”为由挡驾，只好请五护法抽空转告。时间一长，掌门人才意识到，自己只是个空头掌门而已。上有老祖让位不让权，下有五位护法“挟天子令诸侯”，目中根本没有自己这个掌门人。

侯大侠本因生性散淡，并无权欲，对这些一笑置之，不料时间愈久，怪事愈多。几年来“五护法”独往独来于江湖之上，不知正有什么图谋？

眼前之事，又添了一例。

眼前的风雪，暗夜，便觉得分外冷酷、阴森起来。

侯大侠不由紧了紧身上的大红披风。

这时，老王端汤来了。

好汤。离得好远，便闻到了一股香辣的气息。不知放了多少胡椒粉，滴了多少香油？热气腾腾，扑得老王睁不开眼睛，热气融化了他头脸上的雪花，满脸湿漉漉。

这么冷的夜晚，这么热的香汤！

侯大侠连赞：“好汤！好汤！”

捧过碗来先喝了一口。

“呸！”立刻喷出。

“你不是老王！”正欲逃跑的“老王”，被侯大侠一把抓住。

老王的衣裳，老王的帽子，老王的鞋。

却不是老王那张脸。

“你倒底是谁？”

“千手佛”的功夫，倒底是名不虚传。手上一用力，假“老王”的肩胛骨便发出了“嘎巴嘎巴”的碎裂之声。疼得他叫出了声。“我说——”

却没了下文。

细看，嘴角溢出了血丝。

一支毒镖，已射入他的后心。

“千手佛”侯玉坤，一脚踢飞了木几，已跃到了院子当中。

巨大的红披风，飞舞旋转了一圈，稳稳停住，垂落。在白雪的映衬下，煞是美观。

侯大侠冷笑一声，沉声道：“各位，可以现身了。”

“哈哈哈哈！”一阵狂笑。

从屋顶上跃下一个人来。红布蒙头，袭一身红袍。

他说：“都下来吧。”

随着话音，“嗖！嗖！嗖……”又有七八条人影从厢房、柴房、厨房、院墙上轻轻坠落。

打眼一看，一共十人。

五位是红帽红袍，五位是绿帽绿袍。

都把脸遮得严严实实。

侯大侠道：“这是何必！难道几位蒙了脸面，侯玉坤便不知道杀手是谁了吗？”

果然，此语一出，有一、两个红衣人，二、三个绿衣人，似有心虚之状，悄悄后退了半步。

为首的红衣人又是一阵怪笑：“侯大侠见笑了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能遮点脸面，也是好的。”

“毛师弟，你究竟意欲何为？”

“千手佛”质问道。

为首的那红衣人一楞，一呆，遂改了腔调，一字一顿地说：

“大哥听出了小弟的声音，小弟也就不装神弄鬼了。只是今日之事，大哥定然难逃活命，大哥可怨不得我。”

“千手佛”大怒：“你大胆！”

“毛师弟”却摆摆手：“大哥息怒。不是众位师弟有心冒犯，这实在是师傅的意思。如果不是秉承了师命，小弟吓死也不敢动大哥的心思。”

“住口！”千手佛暴喝一声，头上青筋突起，二目怒睁：

“师傅亲自将掌门之位赐我，十年来不说有功，却也无过，师傅怎会杀我？再说，师傅果要杀我，可以亲自动手，也可以令我自裁。怎么会有你们这种偷偷摸摸的手段！”

“毛师弟”闻听，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大哥若不信，你自己看吧。”说罢掏出一件东西，掷于“千手佛”的身前。

雪地之上，金光一闪。

“千手佛”不用弯腰细看，自然看清，那真是师傅华山老祖的腰牌。

这腰牌是紫铜所铸，共有五枚，平时都系在老祖的腰间，一但老祖有什么指令，便赐使者执一枚腰牌，前去执行。能动用老祖腰牌的指令任务，自然都不是泛泛之事，均系重大指令，多是杀人。所杀之人，自非庸常之辈。

“千手佛”自己，就曾经不止一次地去执行这种“金牌令”。

江湖上都知道：见金牌令，如见老祖。

难道真是师傅想要自己的性命？

“千手佛”觉得头上一声轰响，气血翻涌，一阵晕眩。

这时，站在侯大侠身后的一个绿衣人怪吼了一声：

“还等什么？还不动手！”

“呼”！一掌早已击出。

“千手佛”神思恍惚，心情悲忿，不免反应稍缓，但不管怎样，功夫本身便令他产生了反应的本能，一个侧身，右掌“呼”地迎上，左肩已被掌风扫中，火辣辣疼痛。凝目细看，只见敌人手掌宛如黑铁所铸，透着青幽的毒气，不觉大惊：“少林叛僧了空！”

“呼”！的一声，双掌已经互相击中。

这一声响，飞雪四溅，二人各自后退了两步。

这少林叛僧，名叫了空。曾是前辈心残大师的师弟，因为心残大师不满了空的违戒行为，常常训斥，并且把少林掌门的职位传给了自己得意的高徒铁肩。了空恼羞成怒，反叛了少林，去西地番帮学艺，学成了番僧的阴风摧碑掌，这种掌法，中原尚无人练成，不但掌力霸道，开碑劈石，而且剧

毒，十分险恶。这了空学艺归来，四处张扬炫耀，屡屡向少林挑战，均未占什么大便宜。武林当中，名声极恶，正派人士均嗤之以鼻，绝无来往。今日，此贼却上了华山，且和五大护法一道，要杀“千手佛”，怎不令侯玉坤急怒攻心，又大惑不解！

“师弟！师父他……为何杀我！”

“千手佛”一面嘶声喝问，一面挥出一掌，急攻了空。

“毛师弟”说：“你这是明知故问！师傅他老人家的志向何大？十年前就指示你，要全力施为。谁知你阳奉阴违，暗抗师命，不但没有丝毫的效力，而且多次向本派徒众宣称什么‘无为而治’、‘任其瓜熟蒂落、水到渠成’，不仅延误了时机，更涣散了军心，动摇了帮众意志。你可知罪！”

他说这几句话时，“千手佛”和了空已经来往过了十几招。了空心中暗暗吃惊，原本以为自己的阴风摧碑掌单打独斗，堪称武林独步；谁知这“千手佛”果然名不虚传。侯大侠始终左手背后，一只右手疾挥如风，掌、切、削、推、点、拍、抓、拳……变幻莫测，恰似千只手掌在眼前飞舞，分不清哪一掌是实，哪一掌是虚；况且侯大侠的坚实内功，也增添了他掌上的威力；了空的每一掌，不是被化解，就是不得已变成防招。十几招过去，不由得都暗叹对方的功夫了得。

千手佛虽挥掌如风，心思却在“毛师弟”说的这一番话上，这对他的掌功来说，便打了不少的折扣。他“呼”！“呼”！“呼”！连推三掌，将了空逼退三步，喘过一口气来，喝道：“一派胡言！师傅身为一代宗师，岂有不知天时地利人和之理，均是你等势利小人，整天叫嚷一统武林，想做什么霸主，殊不知江湖上多少英雄豪杰，岂肯臣服？少林、武当、

峨嵋、诸多大门大派，焉能强迫？到那时全武林群起而攻之，华山派何以自保？”

“毛师弟”一声冷笑：“师傅果然没看错了你！实话相告，师傅早看出你有异心，所以令我五人这七八年来遵照他老人家的部署，暗地行动，不使你知情。现在，大业即成，站在你身后的，便是当今五大门派的掌门人，你可问问他们，愿不愿意武林一统，拥护不拥护师傅老人家作盟主！”

这一番话，说得侯大侠真正是目瞪口呆。

他怎么也想不到，这五位绿衣人，会是当今武林正派中势力最强、声望最高的五大门派的首领，而且他们会合伙来攻击他。

他怎么能相信？

他转过身来，仔细打量这五个绿衣人，从上到下，从头到脚。

他先盯住了一个身体略嫌矮小的绿衣人：

“真是你么？玉清师太？”

那绿衣人身子一抖，便僵住了不动。

侯大侠道：

“你若果然是玉清师太，你当然记得我们那不比寻常的交情。你曾经在太行救过我的命，我也曾助你击退上峨嵋山寻仇的黑风岛主；那一年，金台山顶英雄大会，你领着峨嵋一派十名女弟子，我率着华山的十名好男儿。你不避闲言和世俗陋见，和我汇合在山下，并肩上了山。那是几年前？”

那绿衣人脱口说出：“八年了。”

侯大侠一振，呆了一呆：“想不到……果然是你！”

“毛师弟”咳了一声。

玉清师太立即变了音调，挺直了腰板：“不要再说了！多

说无益，此刻本掌门已加入武林一统，拥护老祖为盟主，唯老祖的马首是瞻，今天只好得罪了！”

言毕，突地挺出一剑，虽说只是亮了个招式，却也是正式宣战。

侯大侠不由得后退了一步，笑了两声：“好，好，好。那么您呢，一清道长？堂堂武当山道长，自古以来，武林中和少林并称为两大源流的道家领袖，也甘心仰人鼻息，听人调遣吗？”

绿衣人中清瘦高挑的一位，“这……”了一声，似包含了无穷的感慨和苦衷，顿一顿却道：“无量天尊！贫道不能光大武当派的声威，实属不肖，事已至此，纵然身不由己，也不得不顺应潮流，这……侯大侠，请原谅吧！”

说着，“啮啮”一声，宝剑出鞘，寒光直逼“千手佛”。

侯大侠又后退了一步，“好，好，好。昆仑派宋掌门、点苍派陈帮主，你们想必也是已经别无选择了？”

剩下那两个绿衣人，竟干脆说不出话来，呆立在原地。

侯大侠又面对了空：“只有你，了空，使我想不明白，是什么好处令你这么死心塌地，敢上华山来杀人呢？”

了空却是个肚子里没几道弯弯肠子的傻和尚，当即就答：“你不明白吧！这太好明白了！俗话说没利谁起早哇！华山老祖答应让我当少林寺的掌门人。这你该明白了吧！”

“毛师弟”吼道：“住口，还噜嗦什么，还不一起上，杀了千手佛，好向盟主复命！”

十个杀手，五个红衣杀手，五个绿衣杀手，再不搭话，一齐扑了上来。

有使剑的，有用刀的，有挥棍的，有耍钩的，有劈掌的，有出拳的……

“千手佛”还有好多话，没来得及说。他想怒斥他们，

他想劝说他们，他想摆明利害，他想申明大义。但他们不再给他开口说话的机会。

“毛师弟”、“了空”等人是死心踏地的，恨不能立斩千手佛，拿下头功。

红衣人、绿衣人中，都有不愿打先锋的，他们就只是做各种姿式，并不真的拼命厮杀。反正一片混乱之中，谁也看不清楚。

有的是因为尚有一丝未泯的天良，不愿做得太过分，不愿让自己的手，沾上侯大侠的血；有的是怕死，谁都知道，“千手佛”不是那么容易就对付得了的。

他们聚到一起，只是为了成功后的功名利禄，谁也不想“出师未捷身先死”。

这一点，就连“毛师弟”也看出来了。他一边一马当先，挺剑便刺，一边骂道：“怕沾腥的就别吃鱼，想两脚干着，就别蹢这浑水！”

“毛师弟”身为老祖的“五大护法”之首，就是因为他使得一手好“天罡剑”。属勇猛刚烈的路数，因气急败坏，倒也把剑法发挥到了十成。

被他这一喝骂，同时看到他的一马当先，这九个人都像被抽了一鞭，不愿出手的也得出手，做做样子的也就把牙关一咬，动了真家伙。

像是一阵突来的狂风骤雨，十件兵器一齐发动，都击向人群当中的侯大侠。

“千手佛”只凭着两只肉掌，以及浑厚的内家真力应付着这十个杀手。只见他挪腾跳跃，身轻若猿，全身上下，一片掌影；舞得疾时，杀手们竟然花了眼睛，看不清他的人究竟在哪里。